

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冼若冰在德国接受了从本科到博士阶段的完整的古典学训练，先后获得柏林洪堡大学印欧比较语言学/古希腊语学士，海德堡古希腊语文学硕士、博士，研究兴趣涉及荷马史诗、早期希腊诗歌与历史、希腊化时期文学和二次智者运动。论文见刊于 *Classical Quarterly*、*Hermes*、*Philologus* 等享有崇高国际声誉的古典学期刊。

《文匯學人》特邀北京大学西方古典学中心程炜老师与冼老师展开对谈，请他分享在德国进行古典学研究的过程和经验。



《阿基里斯的愤怒》(The Wrath of Achilles)

古典语文学之旅

采访
程炜

“首先得对原文有一定程度的熟悉”

文汇报：看您的简历，您在德国接受了从本科到博士的完整教育，而且学的是比较语言学和古典学这样的并不热门的学科。在我们的大学里，目前对此感兴趣的师生已经有不少，而十多年前，国内在这个领域的学者更为稀少。所以，让我们先谈谈十多年前您是如何开启相关学科的学习研究的？

冼若冰：我从小对文科更感兴趣，但我第一个本科是在国内读的环境工程。大一就很有想退学去欧美读文科。当时知道欧洲有些国家不收学费，最后选择了去德国。2008年冬季在柏林洪堡大学注册的时候，选择了历史语言学和古希腊语的双专业。第一年的课，除了历史语言学的基础课以外（大部分是和日耳曼语言文学专业的新生合上），我主要是在修古典语言的强化课程。我们花两学期的时间，学完德国中学生四到六年的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课程。这相当于古典学本科的预备班，很多德国学生，如果高中没有学得足够的古希腊语拉丁语知识，他们开始古典学专业学习前也需要上一年的强化预备课程。在学习古典语音的过程中，我越学越觉得有趣，同一年里也顺便把古希伯

来语也学了，拿到了德语区所谓的 Graecum, Latinum 和 Hebraicum（“希腊文”“拉丁文”和“希伯来文”）三个证书。

文汇报：之后又是如何确定以古典学作为主要方向的？

冼若冰：其实洪堡的古典学课程设置非常合理，强调基础。古希腊语专业，除了语法课之外（古代语言翻译成德语，德语回译成古代语言，还有诗歌语言[方言]的专门课程），大一的基础课是经典著作的入门训练；上学期是古希腊历史写作与哲学文本（散文），下学期是史诗与悲剧（韵文）。洪堡的历史语言学（印度日耳曼方向）着重在古立陶宛语；我本科论文处理的是古立陶宛语的动词变位。随后，我发现古典学，尤其是荷马史诗的文本解读更有意思，去了海

德堡之后就基本确定了方向。

文汇报：你怎么发现所谓文本解读更有趣味的？有具体的契机么？

冼若冰：我原本对文本的“形成史”也很感兴趣。以荷马史诗来说，本科时我很佩服 Martin West 关于荷马史诗的印度日耳曼渊源和古近东背景的两本专著；但越是细读文本，会发现这些“形成史”研究对我们理解文本本身（尤其是荷马这样有着异常复杂结构的史诗）帮助不大。同时，我在海德堡的导师 Jonas Grethlein 也鼓励我善用自身特长，多做 Textinterpretation（文本解读）。硕士阶段，我在海德堡上的第一个高级讨论课是关于 Philostratus 的 *Imagines*，一个极复杂的二次智者运动时期的文本。Grethlein 对我课程作业的一个解读表示赞赏；博士毕业后，我稍作修改，把它投给了 *Classical Quarterly*（应该是古典学界最顶级的杂志之一），很快就被接收发表了。做古典学越做越愉快的一个原因也在于此：很多课堂上灵机一动的文本解读或者图书馆里积累出的阅读经验，可以成为笔下完整的论证，在专业期刊上和同行交流。

文汇报：再请您谈谈博士论文是怎么选题和进行写作的？特别是如何平衡论文写作和文本阅读以及时间管理？

冼若冰：我当时兴趣主要在荷马史诗，硕士论文处理的也是奥德赛，博士开始前，原

文完整读过两三遍，很多段落当然读过无数遍。我会边读原文边看二手文献边写作。我觉得首先得对原文有一定程度的熟悉，也要会合理使用纸质和电子的语文学工具；有此基础，看二手文献的效率也会提高。看二手文献多了，读起原文来也更会有问题意识，会知道哪些段落可能是被之前的学者所忽视的。勤奋学习外，也有点运气因素。当时的古典学界对空间问题很感兴趣，而奥德赛中的空间描写还没有系统研究（我的二导师 Jenny Strauss Clay 出过一本伊利亚特空间结构和史诗叙事关系的专著）。我的研究还是以传统的语文学解读为主，但也包含叙事学理论及其他文学理论的应用。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全新的解读视角，尤其是面对荷马这样被反复解读过的文本，所以说自己比较幸运。但古典学的其他分支不一定是这样，很多领域的研究是基于新材料的发现和解读。

“推荐年轻学生去意大利读古典学，当然最好是本科读起”

文汇报：刚才您提到了 West 和导师 Grethlein 等人，能否具体谈谈他们对您的影响。

冼若冰：Grethlein 的父亲是德国明斯特大学的神学教

授，他应该有比较好的家庭熏陶。他 1997 年读大学一年级，2002 年就博士毕业了。Grethlein 在弗赖堡完成教授资格论文以后（2005 年），就去美国访学和工作，2008 年拿到海德堡古希腊语文学教席的时候，才 29 岁。大家都很好奇他为什么能进度飞快。据他自己说，除了勤奋和一点幸运以外，他所遇到的导师从来都没有限制他的自由，也没有占用过他的时间；在这点上，不仅对学生，对导师也是启发。他和我在洪堡的老师 Asper 都对德国古典语文学的传统持某种批判的态度，他们都有一种敞开的国际视野。Grethlein 不是传统的语文学家，他对各种理论感兴趣；不是单纯地用理论来解读古代文本，他更尝试以古代文本来丰富现代理论（尤其是叙事学理论和历史写作理论）。我个人觉得，他常常有一些语文学的洞见（比如修昔底德第一卷 *Methodenkapitel* [方法论章节] 的一处解读 “*Logographos und Thuc. 1.21.1.*” *Prometheus* 30, 2004: 209-216，还有早期 *Elegy* 诗人 Mimnermus 的一个残篇的处理 “*Diomedes Redivivus. A new reading of Mimnermus fr 14 W2.*” *Mnemosyne* 60, 2007: 102-111）。不过，他结合理论和文本的宏大叙事（比如在多部著作中对现象学中 *Kontingenz* 概念的运用，还有古代历史写作 *Experience* 和 *Teleology* 的区分）未必能在古